

宋氏姊妹 在重庆

杨耀健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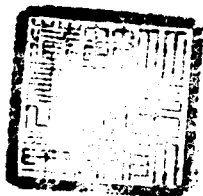
宋氏姊妹在重庆

杨耀健



21096837

人民日报出版社



1096837

宋氏姊妹在重庆

杨耀健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4.25 字数 87 千字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41,000

书号:10132·059 定价:0.85 元

《宋氏姊妹在重庆》序言

《宋氏姊妹在重庆》一书，容易引起读者对抗日战争烽火年代山城重庆的回忆。

这本书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为背景，写得细致，写得生动，层次井然，历历如画。由于作者通过辛勤的工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又一点一滴地核实，然后用艺术的笔触描绘出宋氏姊妹抗战期中在重庆的一切活动，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当年在重庆蹲过防空洞、吃过“八宝饭”、住过危楼、爬过悬崖、为抗战尽过力、流过汗的读者们，读到这本书，当更有亲切之感。

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真实性，书中提到的人和事，乃至一草一木，都历历有据。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作者运用文艺手法，通过形象的描写，独特的构思，巧妙的结构，丰富多彩的语言，笔下处处有景有情，引人入胜。特别是有些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情景交融，显示出作者的风格。

宋氏姊妹在感情上亲密无间，在政治上又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作者采用中国历史学者的传统手法“寓论断于叙事”，不空发议论，不架空分析，让事实本身说话，对历史人物由读者根据事实自己去作评价。

在中国现代史上，宋氏姊妹有着特殊的地位。从辛亥革

命到今天，七十多年来她们三姊妹在政治上起着特殊的作用。现在，宋家的大姐、二姐相继去世，宋美龄长期在美国长岛养病，表面上已脱离现实政治生活，实际上她对现实政治仍有影响。

宋氏姊妹在重庆，政治上能一度合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作出卓越的贡献，主要原因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举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新形势下影响的结果。现在，第三次国共合作与和平统一祖国已逐渐提上日程，宋美龄是宋氏姊妹中唯一幸存者，以她的特殊地位对这个问题仍可起着不可估量的微妙作用。

这本书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故乐为之序。

王 抡 檀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重庆

DE29/25



宋氏姐妹在重庆。（左美龄，中霭龄，右庆龄）



宋庆龄在检查国际援华协会捐赠的运往解放区的药品。



宋氏姐妹视察重庆第五陆军医院。（左美龄，中蕩齡，右庆龄）



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到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官邸回拜毛泽东。

一九四〇年四月，香港启德机场。一架专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滑向跑道，逐渐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向北飞去。

机舱中段的软垫座椅上，除了坐着身穿便衣的侍卫官们外，还坐着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姊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们都先后到达了香港，这次是一道结伴前往陪都重庆。她们事前曾作过讨论，认为值此国难当头，不宜久居英属殖民地当寓公。如果她们都到抗战的首都去工作和生活，将有利于鼓舞士气。

宋氏姊妹乘坐的专机象一只展翅的大鸟，在春雨中翱翔，发出平稳的嗡鸣。从机舱鸟瞰下界，乳白色的雨雾如烟似云，为神秘的华西大地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均匀的雨丝点点滴滴，在辽阔的崇山峻岭上编织着玲珑剔透的华盖。

“华西是日本人想来而未能来过的地方，”宋美龄指着舱外的山水说道，“这里也有我的一分力量。”她笑吟吟地说完这句话，不无得意之色。宋美龄一向爱讲英语，对外国人如此，对曾留洋出国的中国官员吴国桢、董显光等人也讲英语。但她每次同两位姐姐谈话，却是一口道地的上海方言，以示亲热。

“算罗，小妹，”宋霭龄轻拍一下宋美龄的手背说，“你这位前空军指挥官，从来没有把死亡带给日本人。”

宋美龄的脸一阵发烧，她明白这是大姐在戳她的脊梁。原来，抗战初期宋美龄受蒋介石的委托，一度出任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那时，宋美龄曾扬言要对日本进行报复，要派空军去轰炸日本的城市。谁知，力量单薄的国民党空军，连中国的领空都保卫不了，更不用说飞去轰炸日本列岛了。一九三八年初，宋美龄本人亦免去航空委员会的职务。

“打桥牌，还是打桥牌。”宋美龄岔开话题，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付扑克牌来，扭头对闭目养神的宋庆龄说：“阿姊，你也参加一个。”

宋庆龄睁开了安详而平静的黑眼睛，抱歉地说：“我恐怕不能从命。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那也好，”宋美龄说，“就我跟大姊打二十一点，你好好休息。”

宋美龄深知她那位二姐的脾气，凡是宋庆龄不答应的事情，谁也休想使她改变主意。不过，她宋美龄本人倒是非得轻松一下不可的，否则不利于她的健康。

今年年初的时候，宋美龄到香港活动，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差点丧了命。那天，宋美龄和她的美国顾问端纳乘车外出视察，几架敌机突然临空。慌乱之中，吉普车翻倒在沟里，宋美龄也被猛地甩到车外。她的腿被摔伤，肋骨被摔断，但她仍然咬紧牙关，按时接见了从前线下来的抗战官兵。

事后，宋美龄在端纳的搀扶下走进医院，照了x光片，上了石膏绷带，躺倒在病床上。

就在这次重伤休养的期间，宋美龄经常失眠，并且患了荨麻疹，那是一种神经稍一紧张就会反复发作的皮肤过敏

症。

出院那天，大夫曾警告过宋美龄：要过安逸和轻松的生活，要避免紧张，要休息。怎么样？也许大夫的话是值得重视的。也许大夫认为她宋美龄也应该去参加工会，举行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笑话！从来没有哪位战时的第一夫人能够那样潇洒和自由自在。宋美龄只能忙里偷闲，有空就尽情娱乐一下。

宋庆龄单独坐在另一面，望着机窗上的雨丝出神。

自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下令执行“清党”、“分共”政策以来，宋庆龄深感痛心。当年八月至十二月，宋庆龄亲赴苏联，在那里多次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又公开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与两位姊妹的关系也疏远了。

然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出兵侵略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千百万中国人民流离失所，无数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展开了全民抗战。

民众的生活便是宋庆龄的生活，民众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同样反映在她的生活中。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宋庆龄终于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跟宋美龄、宋霭龄一道合影，表示拥护国民党的抗战政策。

三年来，宋氏姊妹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是都为神圣的抗战事业作了大量的工作。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

中国同盟，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舆论支持和物质支持，募集抗战最急需的医疗器械、药物和其它物资，支援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士。

在美国援华协会的帮助下，宋庆龄和宋美龄一同组建了战时孤儿收容会，收养了两万五千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在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由宋庆龄募捐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托儿所和医院，宋美龄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孤儿院。

宋美龄和宋霭龄建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动员广大妇女为战时的伤兵、难民救济服务。孔祥熙夫妇还创办了全国儿童福利会，由宋霭龄主持这个组织的日常工作。为了推销中央银行发行的抗战公债券，宋霭龄还时常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出钱出力。到香港以后，宋霭龄还担任了伤兵之友协会的会长，带头募捐，用以购买慰劳品。

“二十一点！二十一点！”宋美龄拿到一手好牌，兴奋地大叫起来。

宋庆龄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发现专机正在倾斜下降，便关切地叫姊妹们系好安全带。

“怎么回事？”宋美龄问站在一旁捧场的侍卫官。这位侍卫官忙不迭走进驾驶舱，片刻之后又回来报告：“夫人，据说敌机有空袭重庆的趋势，专机准备在贵阳稍停片刻。”

“扫兴！”宋美龄把牌一摔。但她话音未落，另一位侍卫官从驾驶室里冲出来，挥舞着一纸电文说：“专机不用在贵阳停留了，敌机已向成都飞去。”

“我们还是接着玩，”宋霭龄松了一口气，抓起牌来继续当庄。

云贵高原在机翼下急速地向后退去。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缕缕淡淡的云丝悄悄地飘动着。大娄山顶峰的冰雪尚未融化，象是一位戴着一顶白色羊皮帽的牧人站在那里，川黔公路犹如一条弯弯曲曲的蚯蚓，蠕动在高山与大川之间。

到重庆去如何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此刻心中还没有底。她最担心的是要放弃孙中山总理的理想。她见过不少人，在他们还没达到自己的要求时，就满足于所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不再奋斗。宋庆龄不是不允许有变化，但是要她放弃总理理想的实质内容，她是绝对不干的。

宋庆龄的问题是些行政上的老问题，只不过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倍：沿海被日寇封锁，物资供应不足，办事人手少，经费来源困难。幸亏许多外国援华团体和海外华侨的支援，每逢宋庆龄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药品、床单、奶粉和衣服这些东西都到了没有着落的地步，总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但不管怎么说，要在重庆打开局面，她的两位姊妹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抗战初期的一次民主人士的集会上，宋庆龄首次听到了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名词。那时她觉得这个概念难以理解。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宋庆龄逐渐意识到这个名词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代表了抗战的未来，因此她就毫不犹豫地服从于这条战线。

也正因为这一点，当牌兴正浓的宋美龄再次邀请宋庆龄加入牌局，以消磨旅途的寂寞时，宋庆龄欣然同意了。

宋美龄兴高彩烈，一边等着宋霭龄发牌，一边掏出个笔记本说：“改成打桥牌，我一个人打两家的牌。我们把分数记下来，看谁赢得多。到了重庆，我要把这个记分册送给委员

长，正好给他一点笑料。他需要笑笑了。”

三姊妹玩起扑克来，侍从们也都缄默不语，只听得专机引擎的嗡鸣声。

对于宋霭龄来说，牌桌上再大的输赢都无所谓，况且只是记记分数。

宋霭龄早年曾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那时年轻漂亮，成绩优秀，对于交际应酬也颇有天赋。最使宋霭龄感到自豪的是，她居然能跟美国同学一道分享粗犷的西部文化所带来的兴奋和激动。宋霭龄在这所充满竞争的学院教职员的影响下，以少女那种温和的方式，渐渐从理想主义者转变为实用主义者。

象所有年轻女子一样，宋霭龄也曾有过自己的种种梦想，而在她看来，结婚也就是这些梦想的终结。

由于命运之神的安排，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从此涉足于经济界。由于她的家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所以同她作对是没有好处的，许多男人曾想同她较量一下，结果都碰得头破血流。在大选中，宋霭龄要投出的一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宋霭龄是好几个救济团体的主席，有关公共事业或救济的项目，她总是慷慨馈赠。她花钱大手大脚，但带着一股小家子气，并且疑心重重，怀疑有人从中染指以饱私囊。她漫不经心地在财政拨款单上签字，但总要过问钱的用途，倒不是为了记帐，而是为了履行手续。

经济学者的禀赋决定了宋霭龄的个性，她总欣赏的是准确的数字。此刻，就是她在担任三姊妹打桥牌的记分员，她

把每局的分数都一丝不苟地记下来，也不管自己这一方输得有多么惨。

将近正午时分，专机飞临重庆上空，山城的雾季虽已临近尾声，但珊瑚坝机场的天际仍有一层云雾弥漫着。机场发射了一股标示风向的橙黄色信号烟，并用无线电引导专机穿云破雾自天而降。

宋美龄觉得有点遗憾，她今天牌运好，机长干吗那么着急降落呢？但专机又拉平了，机长似乎猜透了蒋夫人的心思，又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才缓缓向下降去。

专机降落时带来的疾风扬起一片尘土，吹得跑道边的丛丛野草象波涛似的起伏不平。后轮首先触到地面，然后前轮才着地，这是呱呱叫的后三点式着陆。宋氏姊妹乘坐的专机在跑道上减速滑行，终于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陪都重庆到了。

宋氏姊妹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她们走下舷梯，站到仍在旋转的螺旋桨一旁。桨叶慢慢转动着，呼哨了几声便停滞不动了，机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抢前一步，开始向宋氏姊妹致欢迎辞，并再三解释说蒋委员长正在主持军委会的重要会议，所以不能前来迎接三位夫人。

但宋美龄的耳朵里仍是飞机引擎留下的轰鸣声，根本听不清张治中的话，所以没等他报告完，就点点头坐进了第一辆小车。宋庆龄、宋霭龄也各自跨进一辆小车。

满载武装警卫的压道车驶在前面开路，宋氏姊妹乘坐的小车先后驶出机场，开往重庆城区方向。远远望去，浮图关一片葱茏，公路两旁桃花盛开，春天来到了山城。

风景秀丽的黄山坐落在长江的南岸，与重庆城区遥遥相望。此山原为本埠白理洋行买办黄云阶的产业，故名黄山，抗战前就是达官贵人避暑的胜地。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自南京迁都重庆，黄山被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郊外官邸。一幢幢小巧的别墅，掩映在绵延起伏的绿树丛中；一条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高低错落，通往幽深的花圃，恍如世外桃源一般。夜晚，当孔祥熙家的二小姐弹起钢琴引吭高歌，或是她举行盛大家庭舞会的时候，残酷的战争仿佛就会变得十分遥远和模糊，年老的官员们就会忆起战前在南京城内灯红酒绿的生活。

然而，战争的威胁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凌晨时分，正在黄山官邸云岫楼沉睡的蒋介石，突然被一阵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过来。他仅仅披上一件夹大衣，就带着侍卫官跑到黄山临江一面的最高处，向重庆城区眺望。只见一架架日本轰炸机象群蜂一样在重庆上空飞来飞去，根本不在乎地面发射的稀稀拉拉的高射炮弹，轮番俯冲投弹。凄厉的紧急警报声和沿江船舶拉响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揪人心弦。

蒋介石心情沉重，不发一言。他知道，在那两江怀抱中狭长的重庆市区内，麇集着四百五十家内迁工厂、上千家商号和银行，乃是大后方经济命脉所系，一旦被炸，将危及整

个抗战事业。去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旧创伤尚未愈合，今天的大轰炸又一下撕裂了旧伤口上的疮痍，必将给困难重重的国民政府带来更大的损失。

蒋介石牙关紧咬，注视着日机。

“侍卫官，今晨敌机来空袭，下游的对空监视哨怎么没提前报告呢？”蒋介石沉下脸，头也不回地问身后的侍卫官们。

早上当班的侍卫官嗫嚅地答道：“报告委员长，我们刚才已发电询问过沿江监视哨，但尚未接到回电，不知出了什么事。”

的确，那时谁也不知道，就在五天以前，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〇一号作战”，时间预定从五月中旬起到八月下旬结束，因为这段时间重庆上空没有云雾，能见度高。

日军投入“一〇一号作战”的主力是第三飞行师团和一部份海军航空兵部队，以武汉、孝感、运城为起飞基地，连续轰炸重庆和内地其它大中城市，以重庆为主要目标。

今天，正是日军“一〇一号作战”的头一天，所以来势十分凶猛，一次就派出重型轰炸机数十架，另有一个大队的战斗机护航，偷偷绕过国民党部队沿长江设立的对空监视哨，使她们来不及向陪都报警。

日机临空，首先派战斗机轰炸中国空军基地，然后派轰炸机到重庆城区投弹。半小时以后，来袭的日机除两架被击落、数架被击伤外，其余的都投弹完毕，向东逸

去。

蒋介石紧皱的眉头松弛下来，方才想起另一件事，开口问道：“夫人昨晚打过电话没有？”

“没接到夫人的电话。”昨夜值班的侍卫官应声答道。

“那赶紧打个电话问问，别出了什么事，”蒋介石吩咐道。接着，他心事重重地走下山坡，转回云岫楼去处理日常公务。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长此刻最关心的问题，乃是制空权问题。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作掩护，大后方的城市都不免遭此厄运。中国还没有强大的空军。

当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带着呼啸声着地的时候，宋美龄正在重庆城区内曾家岩的委员长官邸内。剧烈的爆炸声和强大的气浪震撼了整个官邸，但并没有命中这片建筑物。从官邸的大门外传来许多人的奔跑声、咒骂声，以及官邸警卫人员发出的警告声：

“该死的日本鬼子，雾季刚过，他们又来作孽来了！”

“龟儿子政府也是，连空袭警报也不发一个！”

“你这家伙怎么在跑？把我的包袱都撞掉了。”

“我是得赶紧跑，要不防空洞一关门，我上哪里去躲飞机？”

“走开！走开！这是委员长侍从室，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违者格杀勿论！”

刹那间，这些吵嚷声又一下淹没在一颗重磅炸弹霹雳般的爆炸声中。这颗八百磅重的大炸弹，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新近研制出来准备用于轰炸航空母舰用的，它一着地，那撕心裂肺的巨响便震动了好几个街区，官邸内所有的窗玻璃都被震